

夜宿智矩寺

□楼耀福

智矩寺在蒙顶山腰公路一侧，路旁石碑“皇茶坊”、“皇茶制作遗址”赫然醒目。古代蒙顶皇茶采制，各个寺庙有明确分工，千佛寺种茶，净居寺采茶，天盖寺护茶，制茶就在这家智矩寺。

得知我来，智矩寺主人杨奇在寺院等候。步入院子，一种幽深古朴的氛围扑面而来。寺内正中供奉茶祖吴理真和茶圣陆羽，石柱是隋唐遗物，一口圣井是元代的，寺前香炉旁一棵老茶树几百岁了，树干有碗口粗，栽树的石盆为乾隆年间古物。我曾担忧蒙顶山的古代遗珍会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盲目开发而逐步消失，现在见到这些前朝遗珍，自然十分珍惜。

年近八旬的老茶人杨天炯先生也在智矩寺。杨天炯1962年从西南农大茶叶专业毕业来到蒙顶山茶场，与茶结伴五十多年，翻山越岭大半辈子，对蒙顶黄芽、石花、甘露等蒙顶山特色名茶悉心研究。现行蒙山茶的国家标准都由这位老人主持制定，足见老人

对雅安茶业的贡献。

在茶桌前坐下后，杨奇请我喝他做的茶“绿眉仙茶”，此茶是第一声春雷后采蒙顶山五峰野生茶芽精心烘焙所制。白茶茶则上，我见茶芽微弯如眉，色泽绿润含黄，细嫩有毫，闻之清香幽然。沸水冲泡后，茶香弥漫，深秋的屋子里洋溢着初春嫩茶吐蕊的气息。啜茗一口，果然醇鲜可口。杨天炯、杨奇和我聊茶，说这绿眉仙茶在蜀国毛文的《茶谱》有记载。昔有僧病冷且久，遇一老翁，谓曰：蒙之中顶茶，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病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饮用未竟而病瘥。时至城市，人见其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

我听罢大笑：“不知我喝了这‘绿眉仙茶’，能否愈发年轻，日后踏访茶山更是健步如飞？”杨天炯说，“你下次

来，我带你走遍蒙顶山。”看着杨天炯容光焕发，我想莫非也因为常喝蒙顶茶？石花、甘露、黄芽，还有这“绿眉仙茶”。

茶盏交替之间，天色转暗。晚餐后，杨奇提议出去走走，消化消化。山路，崖谷，两旁杂树杂草茂密。深秋的虫鸣声与智矩寺的梵音互为交融，在山谷回荡，空气清爽得令人迷醉。忽见一颗颗小亮点在空中游动，如同天上星星。杨奇说：“这是萤火虫。”同行的年轻人从未见过，连称好看。我上一次见萤火虫，是在五、六岁时，一晃六十多年，真是久违了。

回到智矩寺，杨奇又拿出蒙顶红茶请喝。茶中有“滇红”滋味，回甘度却胜于“滇红”。杨奇听我如此说，稍有惊讶：“你说对了，茶的叶芽是蒙顶山的，工艺是我制定的，做茶师傅是我从云南请来的，吸收了‘滇红’的优点。”

喝着茶，杨奇说着他的人生经历，他曾做过餐饮娱乐行业，见识过灯红

酒绿、纸醉金迷。时间久了，他内心想寻找一种宁静和归化。他找到了茶和禅。1949年之后，智矩寺是国营茶厂的一个车间，2001年茶厂改制，杨奇将赚得的资金投在智矩寺改制后的承包经营上。他说他只是个临时主人，今后谁也说不清。世事变幻无常，杨奇悟得很透。“即使‘临时’，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你千万也要保护好，否则我们就是罪人。”我再三叮嘱。杨奇信誓旦旦，请我放心。

说到我白天在蒙山顶上所见建索桥、开发探险旅游等等，杨奇不无见地：“蒙顶山的茶文化才是雅安真正的精髓啊！”杨奇告诉我，第二天北京有几位学者来，就是与他商量怎样保护智矩寺的文化遗产。

入夜，杨奇为我们安排宿舍，条件虽不能与星级宾馆比，但这一夜，我睡得很香。是因为有杨天炯、杨奇这样的茶人，还是智矩寺独特的环境和山里宁静、野逸的气息？

南瓜

□夏泽泉

南瓜的生命力很强，不择地而生，随意丢一粒种子在哪个畚畷，都能长得葱葱茏茏。

南瓜的命是卑贱的，因其产量多而不被人珍惜，种在野外，被人摘了去也不可惜。南瓜人吃，也给猪吃，南瓜和藤叶切碎一起煮成猪食，可以节省糠粃。

人们甚至不把它当菜，却又能亦菜亦饭。南瓜煮稀饭，甜而粉。后来在城里的酒店里看到有南瓜饼，颇受欢迎，不知里头是否真有南瓜。

南瓜是蔬菜瓜果里的航母，巨无霸，有的一只南瓜大到要用箩筐来装。南瓜长在地里，你不摘它就一直长，不长个头了长皮，黄澄澄红亮亮的，越长越老。霜打了，南瓜藤叶枯落，老南瓜便如水落石出一般，在地上显山露水。主人知道藏不住了，用箩筐挑回来。有的农家堂屋里可以垒起一面南瓜墙。但是，看一户人家是否殷实，可以看他家的稻谷堆了多高，看他家的柴薪储备的多少，可没有人说要看他家的南瓜收了多高的。

南瓜可以一直存放到腊月，但是家乡的风俗，南瓜不能在屋里放到新年（正月），大概还是因为它的卑贱吧。主人不缺菜时，不去理会它，有一天突然没有下饭了，想起来还有南瓜。

南瓜是画家喜欢的有关春华秋实的绘画题材，画面中南瓜当仁不让是主角。就像我的农民兄弟，被画家们画得多，被作家写得少，只是在现实中却不太被待见。

丁香花

□唐朝

蜻蜓漏水点秋香，
玉指轻弹幽幽香。
素焉似粉纤纤弱，
不黛枝雪淡紫窗。

书海墨香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鲁迅《华盖集续编》

岁月留影

□邓宾善

的指路明灯。

学校办有一个农场，种植玉米，由教研组分片承包，卖了余粮，增发饭票，因此老师们的生产热情很高。表哥和大家早晨天未亮就拉着满载肥料的小板车，奔向农场施肥。到了收获季节，则同样拉着小板车去农场收割庄稼。在老师们眼中，表哥已全无愧于富家子弟的样子。

到1958年，高中班要开俄语课，但上级并没有派来教师，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很为难。在这缺少教师的情况下，表哥主动应承了代教俄语课。但是单凭着自己从收音机里学会的字母和常用的一些单词，就能教俄语课吗？接受这个担子也太大胆了。可既然应承了，那就想办法教好吧！一段时间过去了，俄语教师还没有影子，可是课程越往后越难教了。他又买来一套俄语唱片，听一课学一课，学一课教一课的干起来。可是这一套唱片到十

表哥铸梁

星期日下午，与小区里的肖老伯去嘉定塔厅书场听书。

说书先生还是老行头，穿的是长衫，走上台来右手捏住长衫下摆，轻轻一甩，坐到椅子上，一把扇子，一块惊堂木，还加一块手帕，很传统。不过书目却是新的，叫《反四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

只听得一个个名人要员在说书人嘴里粉墨登场，商界名流在他的声音里次第上场。说书人的语言是书面语夹着口语，正面人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腐败分子口是心非虚张声势；黑帮头子则阴险残忍不择手段。故事复杂惊险。只听得说书人时而轻声低语，时而声急如潮。纪检干部潜入黑帮企求弄清真相，特派人员赶赴约会却险遭不测。紧要关头又峰回路转，说书人抓起惊堂木，拍的一下，“格辰光，只听得……”他略一停顿，呷口茶水，拿起手帕擦擦嘴，又把扇子打开，斯文十足。待完成一切相公仪式后，才缓缓道出来，原来，这时公安局侦察科长及时赶到了，一出手就制住了凶徒。此时，台下微微骚动，有舒气声，也有轻轻地交头接耳的，大家的心如解倒悬。听客全部沉浸到了说书人的故事里去了。

散场出来，见到了几位数十年不见的熟人，都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有当年的公社干部小徐，也有五十年前的帅师傅陆老师。据说他们已是老听客了，本也是心浮气躁，上班上网加麻将，失却了情致与淡泊。现在到书场来不失为是白相的一个好地方呵！

听书是享受。记得许多年前村上的阿贰从书场听书回来，有人问他：“今天听啥书？”阿贰立定，侧过头，微微一笑，冒出一句：“那个弹琵琶的女人蛮好看。”惹得大家哈哈笑。确实，到书场听是享受，看也是欣赏啊！这一次我又去听小书，据说演员是刚从评弹学校毕业的。进入书场，只见走上台来的两位演员果真是金童玉女，唇红齿白。男的拨三弦，女的弹琵琶。说唱弹，优美动听。俩人一颦一笑，一问一答的传神功夫更是养人耳目，故事里的书生一句问：“依阿晓得？”女的即扭腰回话：“有数脉哉。”又糯又嗲，听客阿要酥脱。



嘉定建筑风景 曹建明/摄

他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河北省定县的李亲顾中学教书。李亲顾中学是一所离定县城区五十多里的农村中学，到县城没有公共汽车。赶了马来县城接他的工友老马头，一路上向他介绍说：“定州定州，一年吃个碌碡。”他听不懂，老马头解释说：“咱这地方缺水，山药从田里刨出来，不洗就直接碾成山药面，你说有多少泥巴吧！”老马头的话后来应验了，表哥在定县足足吃了近二十年的山药面窝窝头。

学生们听说学校新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毕业生，都对他投以敬佩的目光。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表哥，望着台下一张张纯朴的脸和脸上渴求知识的神情，盘旋脑际的愁云惨雾一扫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作文课上，他经常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谆谆教导学生，要提高写作水平，就要多读多写多记。表哥的“三多”教诲，成为不少学生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